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六十四回 章秋谷有心試名妓 玉太史臨老人花叢

且說潘吉卿妄想癡心，要想月蘭倒貼，不料非但不能如願，反被金月蘭卷了幾千銀子的金珠首飾逃走出來。潘吉卿歷年以來的積蓄都被他一卷而空，自家想想，花了無數的精神，拚著自家的性命，去巴結那班婦女，方才得來的這點東西，一齊捲得乾乾淨淨，尺寸不留。看官，你道這潘吉卿如何不急？看著金月蘭這般樣子，你想這班信人何等狠心，那般辣手，那裡還有什麼天良。所以堂子裡的信人萬萬娶他不得，這些說話都是在下閩歷有得之言，並不是信口開河，有心捏造。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章秋谷自從到了上海，便有辛修甫等一班好友，一個個輪流接風。不知不覺的過了幾天，看看節近中秋，金風送爽。秋谷這一節的局帳，止有王佩蘭和陳文仙兩處多些，其餘都不過七八個局，或是一兩台酒，為數不多。王佩蘭家自從為了金水煙筒跳槽之後，一直沒有去過，算來也是有限。只有陳文仙院中有二□幾台酒錢，八九□個局錢。秋谷約略算了一算，自家在常熟出來，帶了幾千銀子，沒有用掉多少，算起來儘夠開銷。局帳倒不過四百塊錢的光景，倒是楊慶和銀樓帳目有七百多些，就是拿了一支金水煙筒，也沒有什麼別的。秋谷一注一注的算了一回，大約連戲園、大菜館、馬車行這幾處的零碎帳目並在一起，差不多也要一千五百塊錢。便開了皮包，取出一張一千二百兩銀子的匯票，到後馬路錢莊上去兌了許多鈔票回來，先到楊慶和去把帳算清，便回到兆貴里來。

這幾天將近中秋，大家收帳，堂子裡頭的生意很是清淡。陳文仙恰好在家。秋谷進去坐了一回，忽然心上轉了一個念頭，暗想：上海的信人只愛銀錢，只要有了銀錢，沒有辦不到的事體。就是信人見了客人，裝出多少假情假義，□分要好的樣兒，這也是銀錢買出來的，並不是信人當真愛著這個客人。如今文仙的待我總算不差，但是他究竟心上如何，我卻無從曉得，何不趁著開銷局帳的時候，想個法兒試他一試？只說我盤纏用盡，家裡的錢還沒有寄出來，你們這些局帳只好一齊等到節後開銷，現在卻無從想法。看他聽了我的說話，神色如何，那待我的心是真是假就看出來了。

想定主意，就向陳文仙招手，叫他過來，自家臉上故意裝出一付氣悶的樣子。

陳文仙見秋谷招手叫他，慢慢的走過來，坐在秋谷肩下，問道：「啥格事體，說哩。」

秋谷假作皺著雙眉，搖頭不語，文仙連問了幾聲，見秋谷依然不答，發起急來道：「耐今朝啥格道理，跑得來陰陽怪氣，一付勿高興格面孔；問耐閒話末，一聲勿響，阿是倪得罪仔耐哉？」秋谷聽了，方才抬起頭來，把文仙的纖手握在手中，歎一口氣道：「你也沒有什麼得罪我的地方，這會兒我有我自家的心事。」文仙聽了章秋谷的說話，抬起秋波，向他注視，果然見秋谷雙眉深鎖，一付不高興的神情。陳文仙不知為了何事，反著實吃了一驚，連忙問他為甚事情，秋谷卻默然不語，嘔得陳文仙急了，賭氣立起身來。秋谷方又歎口氣道：「我的事情和你說也沒用。」便又頓住了不說下去，急得陳文仙媚眼微睜，金蓮雙頓的埋怨他道：「有啥格事體，豪燥點說哩，耐看格付架形，阿要討氣。」

秋谷見陳文仙當真急了，暗暗好笑，方才附著他的耳朵悄悄的告訴他道：「我到了上海已經一節多些，家裡帶出來的錢差不多將要完了。前天我寄了一封家信回去帶錢；還沒有接到回信，恐怕節前是來不及的了。不瞞你說，我節邊的開銷帳目共要一千多些，勉強借貸了些，卻還只有一半，還有堂子裡頭的局帳，也要差不多五百塊錢，實在想不出個法兒，這個秋節如何過得下去？你想，現在已經逼近中秋，正是大家收帳的時候，那裡一時想得出什麼法兒？況且堂子裡頭的局帳，節邊都要開銷，更是有關場面，叫我心上怎生不急？」陳文仙聽了方才明白，倒覺放下了心，「嗤」的一笑道：「倪當仔耐啥格事體實梗格發極，一塌刮子少仔幾百洋錢，也用勿著實梗樣式呢。倪搭格局帳是倒無啥希奇，耐有末開銷仔點，無撥末也勿要緊。」

秋谷聽了心中暗暗歡喜，索性逼緊一步道：「你還沒有曉得我的意思，你這裡的局帳雖不要緊，但是這一班房間的娘姨、大姐，都是天字第一號的勢利心腸，我若是到了節邊局帳都付不出來，以後還有什麼臉兒再到你院中行走？」說著，臉上做出那懊惱萬分的樣子，又向文仙道：「我今天來了一趟，明天還要出去尋人設法。」

若是這幾天之內借到了錢，還了你們局帳，我自然在你院中照舊往來；若是借不到錢，那就要直等家裡的錢寄了出來，方能再到你院中走動。所以我今天特地到你這裡來暗中和你說明，節前若是不來，你不必叫娘姨尋我。」說罷，又做出一付無奈的神情，對著陳文仙大有黯然銷魂之意。陳文仙被秋谷這一番做作，不覺也把他的心事提了上來，蛾眉蹙黛，鳳目含波，看著秋谷的樣兒，也覺有些淒楚；便一把攬著秋谷的手，梨渦低壓，檀口斜偎，似笑不笑的對他說道：「耐慢慢交看囉，勿要實梗性急，就是局帳勿開銷末，也無啥希奇呢。」秋谷又附耳向他說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，這班帶房間的相幫，搨帶搨的娘姨、大姐，都不是什麼好人，將來他們傳說出去，還要說你做了恩客，所以連局帳都沒有開銷。你們做信人的名氣要緊，那裡禁得起這樣的一個名聲，你想想我這句話可是不是？」陳文仙聽了，覺得章秋谷的說話果然不差，便也覺得為難起來。

想了一會，忽然想著了一個主意，便咬著秋谷的耳朵說了一回。秋谷連連搖頭道：「這個辦法不妥，況且我也不是這樣的人。」文仙聽了皺著雙眉，又向秋谷耳邊說了一會，秋谷還不肯答應。文仙不由分說，支開了房裡的娘姨，取出首飾匣來，撿了兩件不知什麼東西，忙忙的仍把首飾匣兒收好，跑過來就塞在章秋谷衣袖管內。

秋谷看時，見是一隻金剛鑽戒指，一付蒜苗梗式的金鑲頭。暗想：陳文仙的為人果然不錯，真是上海的平康隊裡數一數二的好人。

此時章秋谷的心上□分暢滿，一時間心花大放，色舞眉飛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這一笑，笑得個陳文仙摸頭不著，疑詫異常。外房間的娘姨人等聽得秋谷放聲大笑，不曉得他為的什麼，一齊趕了進來，見文仙呆呆的立在秋谷旁邊，也不開口，寶珠姐便問秋谷道：「二少為啥實梗高興，阿好說撥倪大家聽聽。」秋谷聽了，把一隻戒指，一付金鑲在袖中掏了出來，放在桌上，陳文仙看了著急起來，連連的咳嗽幾聲，似乎叫他不要說出來的意思。秋谷雖然聽見，那裡管他，對著寶珠姐等把方才的說話講了一遍，只把罵他的話掩過不提。又說自己要試試文仙的心到底是真是假，所以掉了一個槍花，撒了一番大謊，「幸而你們先生果然是個好人，居然沒有上當。要是換了一個勢利些的信人，說話中間得罪了我一句兩句，哈哈，我姓章的今天就要對你們不起了。」寶珠姐等聽了，倒大家呆了一回，寶珠姐方才開口笑道：「阿喲，看耐二少爺勿來，倒直頭來得利害躁，區得倪先生待耐二少是軌實實格一片真心，勿然是今朝推扳一點露仔馬腳出來哉。」

陳文仙到此方才恍然大悟。暗想：這個人的心思實在很刻毒，今天險些兒被他試了出來。不覺的桃花斂恨，柳葉含顰，佯嗔薄怒的對秋谷瞪了個白眼道：「耐倒好格，倪啥格地方得罪仔耐，洛裡一樣事體倪待耐勿是真心，耐倒說撥倪聽聽看！」

耐自從到仔倪搭直到故歇，說勿長久末也五六節哉，阿有啥兩三年格老客人，勿曉得倪格脾氣，想出格號挖掐心思來撥當倪上，阿要討氣？區得倪勿是格號壞人只認得銅錢勿認得人格脾氣，勿然是撥耐說起來也好哉呢。耐自家想想看，兩三年工夫倪阿曾待錯歇耐，勿要說是故歇，總算有點……」文仙說到此間，說了半句就頓住了口，似乎有些說不出來，兩頰微紅，橫波斜溜，向著秋谷掩口而笑，又在秋谷肩上打了一下道：「耐格人，就叫無撥良心。」說著又向寶珠姐等說道：「倪故歇想起來，上海灘浪格客人直頭無撥良心！倪剛剛要是推扳仔一丁點，是只怕俚又要跳槽，跳到王佩蘭搭去哉。」說得寶珠姐等大家笑了。

那秋谷此時滿心歡喜，倒也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只是細細的看著文仙微微含笑。

此時八月初旬，天氣尚熱，文仙穿著一身本色金縐紗衫褲，光豔照人。寶髻盤雲，蛾眉掠月，真個是雪膚花貌，素口蠻腰。秋谷本來和文仙甚是要好，現在卻憑空的添了幾分愛情。文仙為了方才的事情，說是瞧不起他，不免還要咕嚕幾句。秋谷只得溫存安慰了一番，文仙方才罷了。秋谷看著文仙□分清麗，□分快意，就□分的密愛幽歡。這一夜，秋谷自然不回棧房，就在文仙院中住下。正是：

鵲橋乍渡，蟾月剛圓；寶帳低垂，爐煙不動。春掩銅屏之影，鞋鳳雙翹；暗傳膏沐之香，雲鬟半卸。口脂微度，香融雀舌之酥；寶壓低偎，斜背春燈之影。嬌薰蘭被，私語輕輕；冰簟銀牀，清宵細細。

真個是：

但為蝴蝶甘同夢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如今且把章秋谷一邊暫時按下。提起一位前輩的太史公來。這位太史公姓王，號叫伯深，卻是常熟人氏，同章秋谷總算是個同鄉，還是他的父執。這位王太史本來是寒士出身，家中一無所有，直考到五□多歲才點了翰林。留館之後，他想著在京城裡頭當這個窮翰林，也沒有什麼趣味，況且當翰林的就同那外省的候補人員一樣，是要倒賠澆裏的。京城裡米珠薪桂，他那裡當得起這個翰林？想來想去，想著了一條道路，托了一個同鄉的京官，把他薦到上海道幕中，差不多就算是這上海道的顧問官一樣。那時維新的風氣未開，八股還沒有廢掉，這位觀察公也是個守舊家，同王太史談論起來倒也意見相合，水乳交融，賓主之間甚是相得。那江海關道是關道中著名的好缺，所以王太史的束脩每年競有二千餘金。王太史喜出望出，索性把家眷搬到上海，住在一起。手內有了束脩銀子，登時就花天酒地闊綽起來。

原來這班專讀死書、專做八股的書呆子，往往少年時節不敢荒唐，一到中年以後，中了進士，點了翰林，自以為是功成名就的了，免不得就要嫖賭起來。卻是不嫖則已，一經涉足花叢，定是那天字號的曲癩子；不賭則已，一經走到賭場，便是那專輸錢的冤大頭。這位王太史少年寒素，沒有中舉人的時候，抱著一部直省闈墨，拚命揣摩；買了一部策府統宗，盡心摹仿。一天到晚只想著怎麼好中進士，如何能點翰林，把那心地中間本來所有的一點平旦之氣，早已磨滅得乾乾淨淨，那裡還有工夫來想這樣的事情！現在點了翰林，處著這般優館，又住在上海這花營柳陣的地方，自然也要不安本分起來，天天在四馬路堂子裡頭碰和吃酒，鬧得一塌糊塗。卻又實在是個外行，弄出許多笑話，他自己還揚揚得意的不以為奇。正是：

放著個玉堂學士，鬚髮飄蕭；辜負他金雀丫鬟，風情旖旎。

還有王太史許多笑話，九尾龜出現新聞，都在下回分解。